



明代山东海防研究

The Research on the Coast Defense of
Shan Dong in Ming Dynasty

张金奎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明代山东海防研究

The Research on the Coast Defense of
Shan Dong in Ming Dynasty

张金奎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代山东海防研究 / 张金奎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10
ISBN 978-7-5161-4385-8

I. ①明… II. ①张… III. ①海防—军事史—研究—山东省—明代
IV. ①E294.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26192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策划编辑 刘艳
责任编辑 刘艳
责任校对 吕宏
责任印制 王超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64070619
发行部 010-84083685
门市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42
插 页 2
字 数 756 千字
定 价 11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序

中国海防史研究，长期以来一直是史学界研究相对薄弱的环节，而中国海防史之研究中，又尤以北方海防史研究更为薄弱。北方沿海诸省，山东海防最为冲要，而山东海防史研究迄为空白。张金奎《明代山东海防研究》即为填补此学术空白之力作。

中国历史上有所谓海防之建设，必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国家统一，二是有来自海上侵扰之威胁。舍此二条，则无需海防之谈。中国近代国家之概念，虽晚于西方，但是中国之统一，则为西方国家所不能相比。然此泱泱大国，历来不重海防，自有其历史之原因。我们且观中国之地理，乃是处于欧亚大陆东南临海之大国。其自周、秦以来，国家安全之威胁，皆来自内陆，故其北方防御实为国防之重点，而长期以来尚无来自海上之威胁。故中国之有海防，已是宋、元时期。然宋、元两朝并无来自海上之强大威胁，故海防仍非国防之重点。至明朝以后，海上屡有倭寇之侵扰，末期复有西方殖民者之东来，海防之事，始为所重，故今日研究明朝海防之意义毋庸置疑。

我们今日所见有明一代海防之研究成果，其重点关注者，多为明嘉、隆间的东南倭寇之患，由此渐及东南沿海之防务，而于北方沿海地区海防之研究，尚置阙如。

然明朝自太祖朱元璋建国，即有山东海防之部署，登、莱之设府，即在其时，是以为其海防之要地。顾炎武称：“三面负海，利擅鱼盐，僻在东陲，土田狭窄，墾鹵半之。自成山以东，通朝鲜诸国，直抵扶桑，一望无际。自沙门岛以北，势控金、辽，宋人于此屯重兵，习水战。而国朝亦设三营：登州营以控北海之险，文登营以控东海之险，而即墨营南望淮安，片帆可至，视二营尤重。若沿海岛屿环抱，可为天造之险，亦为逋逃之藪，利害等也。”（《肇域志》）

其地水城备倭，亦始于洪武之初，即立帅府，有登莱兵备、备倭都司之设。太祖立国之策，实为与民休息，并无对外扩张之意，故其所立

2 明代山东海防研究

海防，仅防海上之倭患而已，而于周边相邻诸国，皆列为不征之国，立为祖训。至成祖迁都北京，山东防务更重。故登州、天津有京师大门、二门之说。

然其后承平日久，且重在北边，而海防渐弛，故迨倭乱之兴，备倭诸臣，无不叹息海防之废坏。晚明以降，不乏有识之士，关注国家之兴衰，探经世之大略，揽形胜、审要害，以为行师立国之本图，兼及山东之海防。尝读王士性《广志绎》，其与客所论山东备倭府立于登州海防诸事，令人拍案太息。

余谓客曰：“此非山东之所谓备倭也。”曰：“祖宗不建府于登州乎？”曰：“登州备倭之设，祖宗盖为京师，非为山东也。海上艨艟大舰，乘风而来，仅可抵登郡东面而止，过此而入则海套之元，大舰无顺风直达，欲泊而待风，则岸浅多礁石，难系缆。故论京师，则登州乃大门而天津二门也，安得不于登备之。”曰：“然则山东备何地乎？”曰：“以山东筹之，则登乃山东东北一隅，犹人家之有后水门也，尚有前堂在。倭从釜山、对马乘东风而来，正对淮口，然淮有督储部府，尚宿重兵，在倭不遽登岸也，其登必从安东、日照，此数百里无兵。然中国之殷瘠夷险，倭必有向导预知之，而泰山香税，外国所艳闻也，则必驰泰安州。既则济宁商店咸在城外，倭必觊之而走济宁。又进则临清大贾所必觊也，而驰临清。掠劫既饱，然后入省城，此山东大厅堂而倭所必由之道也，不备前门而备后门乎？”曰：“然则当何备之？”曰：“总府立登州，既祖法不可改，当从倭讯议，以关中防秋例处之。登州至安东惟胶州为中，南北救援咸相去五六百里，今遇讯时，当调登州总戎驻胶州，以南援安东、日照、安邱、诸城一带，而北仍不失救援，随遣随发，而调临清参戎于登州坐镇之……讯毕，仍归本镇，是于备京师、山东经权两不失也。”

后论临清非倭所欲袭取之地，及登州防倭坚壁清野之策，文长不录。且遑论其说正确与否，其于海防之忧患，士大夫担当国家责任的精神，跃然纸上。

明朝自中叶以后，人多急功近利，少有事功之追求，观士性所言，尤为感慨。因知士大夫之忧国之心，尚未泯灭，而国策所致，故难申其志，悲夫！然明际之海防虽渐于废坏，尚未至其后清朝的败局，清朝闭

关之策，终成有海无防之败局，其后尽受列强之欺侮，至今为国人之痛。

今日中国已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虽无意于对外之扩张，却不容任何外人之侵扰，是谓祖宗之领土，不可再有一寸之失。我辈学史之人，虽不能献身于海防，却可以所学而为海防建设之用。金奎此书，即以此心而成之力作。

我与金奎交友多年，其在中国人民大学师从于毛佩琦兄读书之时，我们即已相识。后金奎入历史所工作，再攻读博士学业，即以明代军事为研究方向，著有博士学位论文《明代卫所军户研究》，对于有明一代军事史之研究颇有建树。此次再成《明代山东海防研究》，为其明代军事史研究又一重要成果。

金奎所作，虽以山东海防成书，但不限于山东海防之本身，而系之于明代政治之变动，外交之形势，经济之变化以及军事改革之成败，堪称自宏观而至微观，全方位之研究。所涉既广，更可见作者把握研究主题之能力。

金奎是一位讷于言的书生，他却将满腔热血和多年辛勤研究，尽付于有明一代的军事历史，这仿佛是我们随同他进入了数百年前的那个时代，与那些在海风摇拽的军旗下的将士们为伍；更让我们看到今日中国之兴起，与今日我国海疆之上悬挂五星红旗劈波斩浪的海军将士们为伍。我想这也是金奎著此书的目的吧？

戚南塘抗倭东南沿海之时，曾经吟道：“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封侯自然更非我辈书生之所意，而海波平却实乃中华儿女千百年来之愿望。今日海波未平，吾辈尚须努力！金奎成此厚重之作，为此付出之努力，深深令我钦佩。是为序。

商 传

于城南凉水湾

2015年5月

目 录

绪论	(1)
第一章 洪武朝海防战略的演变与山东沿海卫所防御体系的建立	(6)
第一节 元末明初的中、朝邦交与海防形势	(8)
第二节 洪武海防战略的转型	(19)
第三节 洪武朝山东沿海的防御体系	(45)
第二章 山东海防体系的野战化与战略功能的初步转型	(97)
第一节 对日外交的困惑 ——兼论倭寇“三角贸易”的形成	(97)
第二节 永乐朝的海防战略与倭寇问题的“意外”破解	(128)
第三节 山东半岛海防建设的新进展	(148)
第四节 从国防前线到战略预备区的初步转型	(159)
第三章 明中叶山东海防体系的战略预备化	(172)
第一节 明中叶的海防形势	(172)
第二节 山东海防体系的新变化	(197)
第三节 山东海防官兵的全面预备化	(217)
第四节 山东总督备倭都司主官考述	(232)
第五节 登州的海船与海运	(258)
第四章 万历援朝背景下的山东海防	(270)
第一节 山东沿海的战备部署	(270)
第二节 山东半岛:勉为其难的后勤补给基地	(317)
第三节 战争善后过程中的饷粮之争	(339)
第四节 战后山东沿海的销兵节饷	(350)
第五章 明清战争期间的山东海防(上)	(360)
第一节 战争初期的山东海防	(360)
第二节 万历、天启之际的海运饷辽	(372)

2 明代山东海防研究

第三节 登莱成镇:天启年间的山东海防	(383)
第六章 明清战争期间的山东海防(下)	(459)
第一节 袁崇焕总制下的登莱与东江	(459)
第二节 从登莱之变到东江撤镇	(482)
第三节 山东海防的最后七年	(511)
第四节 弘光朝的错误决策与山东的沦陷	(528)
第七章 山东海防建设与移民	(551)
第一节 明初海防卫所建设与半岛人口的迁移	(551)
第二节 枣强裔移民考	(570)
第三节 扑朔迷离的“小云南”	(585)
第四节 莱州四川裔移民考	(602)
第五节 近水楼台东海人	(608)
第六节 海禁背景下的辽东移民	(614)
余论	(625)
第一节 海防建设与山东沿海的社会发展	(625)
第二节 山东海防卫所在清代的变革	(633)
参考文献	(650)
后记	(662)

绪 论

海洋与人类的发展息息相关，我国自古就是一个陆地国土与海洋国土兼具的大国，但因为科技条件的限制以及持续不断的来自北方少数民族的压力，历代中央政权不约而同地把国防中心放在了北部边境，东部广阔的海洋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充当的是陆地国土的天然屏障角色，而不是作为侵略的对象。类似“海者，天之所以限华夷也”^①的言论随处可见。因此，古代中国虽然从春秋时期开始就已经有海军的存在^②，但全面的海防建设却迟迟没有提上日程。直到宋元时期，外来势力开始从海上骚扰东南沿海地区^③，中央政府才有意识地采取了一些应对措施，但总体上仍处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状态。完整的海防体系的形成，是在明初。

从19世纪中后期开始，日本和西方列强沆瀣一气，不断侵略我国，长达半个多世纪，而明代的海防主要针对的又是来自日本的倭寇，因而从20世纪初现代明史学科诞生之日起，有关倭寇和海防的研究就是一个热点。据沈登苗统计，截至2005年，中国学者研讨明代倭寇、海防的论著已有上千部（篇）之多^④。

① 乾隆《沂州府志》卷四《海》。“中国地方志集成丛书”影印本，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第63页。

② 司马迁：《史记》卷三二《齐太公世家》载，周敬王三十五年（前485），齐国“鲍子弑悼公，赴于吴。吴王夫差哭于军门外三日，将从海入讨齐。齐人败之，吴师乃去”。中华书局1959年标点本，第1508页。可见，春秋时期的吴国已经有了可以用于海战的海军，而齐国则拥有相应的海防。

③ 《重纂福建通志》卷八六《历代守御》记载，南宋孝宗乾道八年（1172），“岛夷入寇”。《中国海防史》的作者认为这里说到的岛夷，“很可能是指倭寇”。见杨金森、范中义：《中国海防史》（上册），海洋出版社2005年版，第12页。岛夷是否是倭寇姑且不论，可以肯定的是，从南宋时开始，中国沿海已经开始遭遇外来势力的局部侵扰。

④ 沈登苗：《明代倭寇兼及澳门史研究中文论著索引》，《澳门研究》第30期，澳门大学澳门研究中心编辑，2005年10月出版。沈先生的统计范围包括中国内地以及港、澳、台学者。

一 选题缘起

虽然现有研究成果已经很多，但依旧没有覆盖全部话题。就海防而言，明显存在“南热北冷”现象。前辈学者们对东南沿海地区的研究倾注了大量精力，佳作迭出，但对北方沿海，特别是山东沿海的海防建设明显关注不够。

东南沿海地区是明中叶倭寇袭扰的重灾区，率先对这些地区展开研究无可厚非。但海防问题首先是一个军事话题，从军事学角度讲，一个国家的国防建设，总体上至少要分为两大区域，即战略现时区和战略预备区。前者针对的是现实存在的敌人或潜在的假想敌，一旦发生外敌入侵，部署在这类区域内的部队将第一批投入战斗；后者没有现实的敌人或假想敌，它存在的意义在于平时负责人员、物资储备，战时充当第二梯队或预备队。一旦发生大规模的战争，能否取得最后的胜利，往往取决于战略预备区的建设水平，因为它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战略纵深和所能承受的战争烈度。因此，战略预备区的重要性并不低于战略现时区，甚至更为重要。

从明朝建国伊始，东南沿海地区就不断遭到倭寇的骚扰，这里的海防建设，毫无疑问属于战略现时区的范围。嘉靖年间倭寇问题再度恶化，这里依旧是现时的战场。从宣德到正德，这里虽然没有大规模的战事，但低烈度的冲突仍然时有发生。北方沿海则不同，除了在洪武、永乐年间遭遇过现时的、比较频繁的倭寇骚扰外，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并不存在现实的敌人。这一现象直到万历援朝之战爆发后才发生改变。即便如此，这里依然没有沦为前线。因而北方沿海，特别是山东沿海的海防建设，其主要目标除了潜在的倭寇假想敌之外，更多的是承担为其他现时战区提供人员补充、后勤补给的任务，在一段时间内甚至被用于漕粮的运输，其战略预备区的色彩体现得非常明显。

军事建设与地方社会必然发生多重的联系，以世袭军户制度为基础的明初军事建设尤其如此。相比之下，战略现时区因为存在现实的战斗任务，军事建设往往是各项工作的中心，军事制度、人员缺乏和当地社会相对平等的交流的空间和时间；战略预备区则相反，因为没有具体的战斗任务甚至战斗准备，军事人员有充分的时间和空间走进地方社会，相关军事制度也有足够的机会“落地”，因此，对战略预备区的研究，更有助于了解明朝政府海防建设的基本思想、具体措置以及对地方社会的实质影响。这也是本书把研究重点放在山东沿海的一个基本出发点。

明代的山东在行政区划上被划分为六个府，其中三个府靠海，自西向

东依次为青州府、莱州府和登州府。永乐时重新贯通大运河，山东西部三府，即济南府、兖州府、东昌府都处在大运河的运道上，因而此后在军事上有西三府防河、东三府防海的说法。本书的研究重点也因此落在东部三府。

明代的山东与目前的山东省在行政区划上变化不是很大，海岸线大体一致。山东半岛三面环海，北濒渤海^①，东、南面临黄海。山东省的海岸线即以漳卫新河入渤海处为起点，向东蜿蜒到蓬莱岬后进入黄海海域，绕过成山角，转而南下，直到苏、鲁交界处的绣针河口，海岸线全长约3121千米，约占全国海岸线总长度的1/6。这里不仅海域宽阔，而且岛屿众多。据1994年有关部门统计，山东省面积在500平方米以上的海岛共有326个^②。这其中，除了渤海南部、滨州近岸大部分海岛属于受自然因素影响较大、状态不稳定的冲淤型沙质岛外，其他海区的岛屿基本上属于受自然因素影响较小的基岩岛^③。因此，即便忽略冲淤型沙质岛不计，明朝时期的山东沿海岛屿也在240个左右。庙岛群岛是山东沿海最大的岛群，北起北隍城岛，南至南长山岛，扼渤海海峡之咽喉，不仅是渤海与黄海的自然区隔，而且是拱卫京师的重要门户。因为行政区划的关系，明代的山东东部三府分别与渤海和黄海相邻，且都领有数量不等的岛屿。

需要说明的是，黄海是近代以来的称谓，在古代中国，黄海和现在的东海一起被合称为东海。为避免与有关引文出现概念混淆，本书在述及黄海海域时，继续沿用东海的称谓。

另外，海防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海防单纯指军事上的措置，广义的海防则包括与军事建设相关联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多方面的建设。因为篇幅限制，本书把重点放在军事层面及基于军事建设产生的部分社会史话题。

二 学术史回顾

专门研讨明代山东海防问题的论著比较少。陈懋恒先生出版于1933年的《明代倭寇考略》一书较早述及山东。书中用图表形式罗列了山东

① 渤海在古代也曾被称为小海、北海、渤澥等。

② 山东省科学技术委员会：《山东省海岛志·前言》，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年。

③ 山东省科学技术委员会：《山东省海岛研究》第三章第二节“海岛的数量”，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年版，第19页。

4 明代山东海防研究

沿海遭遇倭寇袭扰的情况以及沿海卫戍建置^①。黄尊严《明代山东倭患考略》^②是第一篇专门探讨山东倭寇问题的文章，文中详细整理了倭寇山东的个案，并分析了倭患在不同阶段的特点及变化原因。

对于山东沿海的海防体系建设，王赛时《明代山东的海防体系与军事部署》^③一文分析了沿海卫所、登州等三营、军港的设置、任务等问题及解决办法。从2005年开始，赵红先后发表了《论明初洪武时期的山东海防》^④、《论明成祖的海防政策在山东的实践》^⑤、《论明代山东海防与山东沿海社会的发展》^⑥三篇文章，分别探讨了洪武、永乐时期海防建设的过程、优缺点以及对沿海社会发展的影响。初钊兴《明清时期威海地区的驻军——三卫一营考》^⑦、刘德煜《明代的威海卫》^⑧两篇文章就威海卫、成山卫、靖海卫以及文登营的设立时间、规模、实战效果等问题作了初步的分析。刘德强、徐明轩《威海卫与国家“置重在海”》^⑨则概要描述了威海卫在元、明、清三代海防及海洋开发中的地位和作用。另外，丁超《明代安东卫城建置年代考》^⑩一文对安东卫建城时间做了初步考察。

由即墨市政协教科卫与文体文史委员会等三个单位联合编著的《雄崖所古城》一书^⑪是笔者目前见到的第一部专门介绍山东海防设施的著作。该书在广泛社会调查的基础上，对雄崖所的历史沿革，城池、要塞建设以及军屯、民俗、逸闻传说等都作了比较具体的介绍。虽然不是严谨的史学著作，但对相关历史问题的研究有很大帮助。

1984年，辽宁省档案馆公布了12份登州卫呈送给时任钦差山东等处总督备倭署都指挥佥事的戚继光的文件^⑫，为探讨名将戚继光任职山东期间的贡献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不久，朱亚非《从历史档案看戚继光在山

① 陈懋恒：《明代倭寇考略》之“山东倭祸图”（49—52页）、“山东沿海卫戍图”（166—167页），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② 《烟台师范学院学报》1996年第3期。

③ 中国明史学会主编：《明史研究》第九辑，黄山书社2005年版。

④ 《烟台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

⑤ 《鲁东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

⑥ 《泰山学院学报》2009年第5期。

⑦ 《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馆刊》2008年第2期。

⑧ 《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馆刊》2006年第3期。

⑨ 《东岳论丛》1999年第11期。

⑩ 《历史研究》2004年第2期。

⑪ 中国文史出版社，2010年。

⑫ 辽宁省档案馆：《登州卫致戚继光公文选》，《历史档案》1984年第2期。

东的防倭活动》^①、曲树程《戚继光在登州》^② 等文章利用这批档案资料的研究成果问世。前者重点分析了戚继光在严肃军纪、整顿卫所领导层、处理民事刑事案件等三个方面的成就；后者综合利用档案及年谱等资料，着重介绍了戚继光自袭职登州卫指挥僉事至升任总督山东备倭都指挥僉事期间的任职情况及成就。

此外，彭勇《从〈广志绎〉看王士性对山东海防的思考》^③，张一泉、梁秋莉《浅谈王士性的山东海防思想》^④ 两篇文章不约而同地对晚明学者王士性在万历援朝战争爆发后提出的变革山东海防体系的思想作了评述。

总的来说，公开发表的、探讨山东海防建设的专门论著数量非常有限。不过，近几年有不少研究生的学位论文涉及了这个话题，如中国海洋大学邵晴同学的《明代山东半岛海防建置研究——以沿海卫所为中心》^⑤ 等。前面提到的赵红的三篇文章也与其博士论文《明清时期的山东海防》^⑥ 有密切的联系。笔者在本书撰写过程中，对他们的成果或多或少都有所借鉴。

另外，在探讨海防建设与地方社会的关系时，还有很多前人的成果值得借鉴。为使行文简洁，对这些成果，笔者将在具体的篇章中作相应的介绍。

-
- ① 《历史档案》1991年第4期。
 - ② 《山东社会科学》1992年第4期。
 - ③ 《怀化学院学报》2008年第12期。
 - ④ 《考试周刊》2009年第20期。
 - ⑤ 2007年6月通过答辩。
 - ⑥ 2007年5月通过答辩。

第一章 洪武朝海防战略的演变与山东沿海卫所防御体系的建立

公元1318年，日本后醍醐天皇即位，为了让自己的儿子在未来顺利继承天皇大位，他开始向实际控制政权的镰仓幕府发起挑战，日本随即陷入战乱。1333年，镰仓幕府彻底垮掉，但日本的政局并未实现稳定，很快又进入“一天两帝南北京”的南北朝时代，直到1394年室町幕府将军足利义满出任最高廷臣——太政大臣时，日本的政治局势才基本实现稳定。在近百年的内乱中，大批失势的贵族、武士以及生活困苦的农民、渔民、浪人等把目光投向近邻中国和朝鲜。他们结成大小不等的海盗集团，开始肆意骚扰中、朝沿海地区，给两国人民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倭寇”问题由此摆在两国政府和人民面前。

“倭”本是古代中国对日本的称呼，“倭寇”一词最早出现在吉林省集安县保存的高句丽好太王碑上，碑文中提到公元404年倭人进攻高句丽遭遇失败，“倭寇溃散，斩杀无算”^①。不过这里的倭寇指的是日本的军队，和后来专指劫掠中、朝沿海的日本海盗集团有明显的区别。

最早使用“倭寇”一词指代日本海盗集团的是朝鲜人。据《高丽史》卷三七记载，1350年，“倭寇固城、竹林、巨济、合浦。千户崔禅、都领梁琯等战，破之。斩获三百余级。倭寇之侵，始此”^②。

1350年即庚寅年，故朝鲜君臣都把庚寅年当成倭寇入侵的起始年份。如辛禡王三年（1377），

遣判典客寺事安吉祥于日本，请禁贼。书曰：“本国与贵邦为邻，虽隔大海，或时通好。岁自庚寅，海盗始发，扰我岛民，各有损

① 《高句丽好太王碑文》，见《会稽录》第五集，亚细亚协会刊印，1933年。

② [朝鲜]郑麟趾：《高丽史》卷三七《忠定王世家》，庚寅二年二月条，韩国奎章阁图书馆藏本。

伤，甚可怜愍……两国通好，海道安静，在于贵国处之如何耳。”^①

庚寅年出现在正式的外交文书中，说明当时的高丽朝野对于倭寇入侵的起始年份并没有不同看法。王氏高丽政权的这一判断被后来的李氏朝鲜政权沿用。太祖丁丑六年（1397），为根除倭寇，李朝政府同样采取了类似前朝的外交行动。当年五月，

遣前司宰少监朴仁贵通书于日本对马岛。书曰：“朝鲜国门下左政丞赵浚等寄书日本国对马岛守护李大卿足下……自庚寅以来，贵治及一歧两岛无赖之人相聚为寇，侵略边境……宜熟计利害，讨除罪人，以通和好。”^②

其实，在庚寅年以前，朝鲜史籍中已经多次出现倭寇侵扰的记载。如高丽高宗十二年（1225）四月，“倭船二艘寇庆尚道沿海州县，发兵悉擒之”^③。十四年（1227）四月，“倭寇金州，防护别监庐旦发兵捕贼船二艘，斩三十余级，且献所获兵仗”^④。五月，“倭寇熊神县”^⑤。同月，“日本国寄书，谢贼船寇边之罪，仍请修好互市”^⑥。当年，高丽遣使日本，“时倭贼侵掠州县，国家患之，遣（朴）寅赍牒谕以历世和好，不宜来侵”，结果“日本推检贼倭，诛之，侵掠稍息”^⑦。

虽然日本方面对海盗集团做出了一定的处置，但此后仍不时有倭寇骚扰高丽的记载。如元宗四年（1263），“倭寇金州管内熊神县、勿岛，掠诸州县贡船”^⑧，等等。不过从高丽朝野一致把庚寅年定为倭寇入侵的起始年来看，此前的倭寇应该还没有对朝鲜半岛产生致命的影响。

① [朝鲜] 郑麟趾：《高丽史》卷一三三《辛禡传一》，丁巳三年六月乙卯条。

② [朝鲜] 《李朝太祖实录》卷十一，丁丑六年五月丁巳条，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昭和二十八年（1953）影印本，第421—422页。

③ [朝鲜] 郑麟趾：《高丽史》卷二二《高宗本纪一》，乙酉十二年四月戊戌条。

④ 同上书，丁亥十四年四月甲午条。

⑤ 同上书，丁亥十四年五月庚戌条。

⑥ 同上书，丁亥十四年五月乙丑条。

⑦ 同上书，丁亥十四年十二月末尾附。

⑧ [朝鲜] 郑麟趾：《高丽史》卷二五《元宗本纪一》，癸亥四年二月癸酉条。

第一节 元末明初的中、朝邦交与海防形势

1350年，倭寇开始对朝鲜半岛造成严重伤害，那么，同时期的中国又是什么样子呢？

一 元朝政府引狼入室

1350年即元顺帝至正十年，此时的大元帝国已经是千疮百孔，积重难返。一年后，刘福通在河南起兵，徐寿辉聚义于湖北，元末农民大起义全面爆发。糟糕的局势不可避免地给倭寇提供了机会。据《元史》卷四六记载，“（至正）二十三年八月丁酉朔，倭人寇蓬州，守将刘暹击败之。自十八年以来，倭人连寇濒海郡县，至是海隅遂安”^①。可见，从至正十八年（1358）开始，倭寇已经成为沿海之大患，山东沿海因为地理关系，首罹其害^②。

其实在这之前，东南沿海已经出现小股倭寇的踪影。如元武宗至大二年（1309）七月，枢密院奏报：“去年日本商船焚掠庆元，官军不能敌。”^③元朝政府不得不增调兵力防守。尽管如此，“浙东倭奴商舶贸易致乱”的消息仍然不时传来，直到名臣虎都铁木禄到任后，才暂时实现“海陆为之静谧”^④。

日本学者井上清在《日本历史》一书中曾说道：“自13世纪初开始，九州和濑户内海沿岸富于冒险的武士和名主携带同伙，一方面到中国和朝鲜（高丽）进行和平贸易，同时也伺机变为海盗，掠夺沿岸居民。对方称此为倭寇（入侵的日本人），大为恐怖。”^⑤从《元史》关于倭寇侵扰浙江沿海的记载来看，这些日本人确实是亦商亦盗，符合井上先生的判断。

与高丽不同，元末的倭寇泛滥还与元朝政府的错误决策有关。

① 宋濂等：《元史》卷四六《顺帝本纪九》，中华书局1976年标点本，第964页。

② 根据日本学者后藤秀穗的考证，《元史》卷四六中提到的蓬州并不是广东的蓬州，而是山东的蓬州。见田中健夫著，杨翰球译《倭寇——海上历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0页。

③ 宋濂等：《元史》卷九九《兵志二·镇戍》，第2548页。

④ 宋濂等：《元史》卷一二二《虎都铁木禄传》，第3005页。

⑤ 天津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上册第166页。